

§ Modular Forms

這裡介紹了 [Christopher R. Havens](#)(1974~)，他從數學得到救贖的故事。

[專訪---[寬恕與轉變](#)] [[獄中數學計畫](#)]

Christopher Havens 目前服刑中，但遠距擔任 UCLA 的研究助理，專攻密碼學與連分數相關理論。[如果您想[連繫他](#)]

陶喆軒是 UCLA 的教授，看看他如何看待 [ChatGPT 錯誤的答案](#)，以及[AI 時代下的[數學變革](#)][AI [在數學研究中的突破](#)]。

要理解這篇發表在[Research in [Number Theory](#)]論文[關於由某些非同餘算術群及超幾何級數所衍生的模形式之分類]的預備知識：

1. 連分數(continued fractions)
2. 模形式(modular forms)
3. 非同餘子群(noncongruence subgroups)
4. 超幾何函數(hypergeometric functions)

我知道[程之寧博士](#)是弦論專家，她發現了模函數與有限對稱群間的深層關聯，提出了著名的「伴影月光猜想」(Umbral Moonshine)，揭示了這些數學結構間的精妙聯繫，對弦論、模形式與對稱性研究貢獻良多。

1. 何謂模形式？

$$SL(2, \mathbb{Z}) = \left\{ \begin{pmatrix} a & b \\ c & d \end{pmatrix} \mid a, b, c, d \in \mathbb{Z}, ad - bc = 1 \right\}$$

模形式就是在複數上半平面上定義的、具有極高度對稱性（模變換下不變）且性質極好的複函數。

模變換群是 $SL(2, \mathbb{Z})$ ，建立在 Poincare 上半平面，但是專注於複結構(全純函數)。Modular forms 展開成傅立葉級數，其係數與數論有很密切的關係。

f 在 $SL(2, \mathbb{Z})$ 上，則

(1) f is holomorphic on H (全純性 表示函數在整個上半平面內無奇異點)

(2) 對每一個 $z \in H$ any matrix in $SL(2, \mathbb{Z})$ $f\left(\frac{az+b}{cz+d}\right) = (cz+d)^k f(z)$

(3) f is bounded as $\text{Im}(z) \rightarrow \infty$

$$H = \{z \in \mathbb{C} \mid \text{Im}(z) > 0\} \text{ 黎曼度量 } ds^2 = \frac{1}{y^2} (dx^2 + dy^2)$$

Poincare 上半平面是黎曼幾何的雙曲度量，其李代數是 $SL(2, \mathbb{R})$ 。

2. Mobius transformation 與模形式有關嗎？

Mobius transformation 作為幾何空間的 Poincare 上半平面的變換

等距變換群：保持這個度量的所有定向等距變換(全純映射)構成的群，正好是 $PSL(2,R)$ 。其作用是 Mobius 變換 $z \rightarrow \frac{az+b}{cz+d}$, $a, b, c, d \in R, ad - bc = 1$ ，所以

它的對稱性完全由 $SL(2,R)$ 描述。

作為模形式定義域的複上半平面：

模形式 $f(z)$ 定義在同一個 H 上，但是我們強調它的複結構(全純函數)。

對稱性要求：模形式要求對某個 $SL(2,Z)$ 的離散子群 Γ (稱為模群或其同餘子

群) 作用下 $f\left(\frac{az+b}{cz+d}\right) = (cz+d)^k f(z)$, $\begin{pmatrix} a & b \\ c & d \end{pmatrix} \in \Gamma$

這裡 $SL(2,Z)$ 是 $SL(2,R)$ 的離散子群。

我們把 Poincare 上半平面想像成一個無限大的雙曲海洋。

$SL(2,R)$ 是這個海洋的所有連續對稱(旋轉、平移、縮放)。

$SL(2,Z)$ 是其中一個離散的「晶體對稱」子群，就像在海面上鋪一張無限大的等邊三角形鑲嵌(雙曲三角形鑲嵌)。

模形式就是這片海洋上的一種波...

3. 模形式與弦理論為何有關聯？

無論是弦理論還是模形式 (Modular forms)，它們的核心都在於對稱性。這種對稱性不是簡單的鏡像對稱，而是一種極其豐富、高維的「自我相似」結構。

弦理論認為，基本粒子不是「點」，而是振動著的一維弦。這些弦在時空中運動，其世界面是一個二維的曲面。

世界面：弦在時空中掃出的軌跡是一個二維的曲面(像一根運動的繩子掃出一個管面)。這個曲面的幾何形狀至關重要。

對於閉弦(一個圈)，其世界面可以是一個環面(像甜甜圈表面)。而這個環面的複雜結構，可以用一個複數參數 τ 來描述，它位於複上半平面。

...

想像一個偉大的建築師(弦理論)，他設計宇宙的藍圖時，規定所有基本模塊必須能無縫拼接，旋轉、鏡像後依然完美契合。這是一個極其苛刻的要求。

結果數學家(數論與幾何)恰好早就發現了一種「魔法瓷磚」(模形式)，它們天生就具有這種無論如何變換都能自我匹配的神奇屬性。

於是，建築師別無選擇，只能使用這些魔法瓷磚來建造他的宇宙。而這些瓷磚的特殊形狀(模形式的性質)，反過來決定了建築的維度(10 維)和內部結構(粒子譜)。

所以，這種關係並非偶然的玄學，而是物理自洽性這一鐵律與數學內在對稱性結構之間深刻的、必然的對話。

它告訴我們，在最基礎的層面上，宇宙的構造法則可能本質上是數學的、是對稱的。這正是弦理論最吸引人也最令人驚奇的地方。

§ Modular Forms 與黎曼猜想

作為權值 k 的模形式 $f(z) = \sum_{n=1}^{\infty} \frac{a_n}{n^s} e^{2\pi i n z}$ ，其 L-函數定義為 $L(f, s) = \sum_{n=1}^{\infty} \frac{a_n}{n^s}$ 。這個

L-函數滿足函數方程，並猜想其所有非平凡零位於 $R(s) = \frac{k}{2}$ 這直線上。

谷山-志村-韋伊定理：Modularity Theorem（模性定理）

這個猜想（現已被證明）建立了橢圓曲線與模形式之間的對應。具體來說：

每條有理數域上的橢圓曲線對應一個權值為 2 的模形式。

橢圓曲線的 L-函數等於對應模形式的 L-函數。

由於模形式的 L-函數滿足函數方程且可能滿足黎曼猜想類型的性質，這間接支持了橢圓曲線 L-函數的黎曼猜想。

§ Langlands program